

# 第 1 章

有緣旅館的廚房裡，傳出一道清脆悅耳的撒嬌聲音。

「阿姨，妳會收留我的對不對？」許妍秋小臉漾著討好的笑容，一直往朱林桂枝微胖的身上蹭。

「別撒嬌。」朱林桂枝沒好氣地道，推開一直湊過來的頭顱。

許妍秋不依不饒地道：「難道妳忍心看我這麼年輕就嫁人嗎？」

朱林桂枝食指頂著許妍秋的額頭將她推開，完全不把她的話當一回事，「妳什麼都不會，嫁人剛剛好。」話雖如此，也覺得姊夫和姊姊用這種她不去工作，就把她嫁出去的手段太可笑，總要給她一點點時間去找工作嘛。家裡明明就不缺她這份薪水，逼這麼急做什麼？

許妍秋黑白分明的大眼眨呀眨地，可憐兮兮地道：「連妳都不幫我，還有誰可以幫我，難道妳真的忍心看我流落街頭嗎？」

「都什麼時代了，街上有飯店有民宿，不會有流落街頭這種事情。」朱林桂枝白了她一眼，敢情當她三歲小孩好騙嗎？

「外面黑心商店那麼多，妳就不怕我被拐？我正年輕，長得又這麼可愛，可以賣很好的價格。」許妍秋繼續裝可憐。

朱林桂枝看她講到都快要哭出來，明知道有七分是裝的，卻也不知道該說什麼，擺了擺手，「算了算了，妳的事我管不著。」

許妍秋見朱林桂枝露出軟化表情，揚起甜美的笑容，「妳不會說的，對不對？」她很怕父母親會南下來這裡逮她。

朱林桂枝暗嘆了口氣，很想告訴她，許家的人早就知道她會過來這裡。她還沒有到之前，他們的電話已經來了，要她管一管這個天真的小女孩。

「那就看妳怎麼做了。」既然她要送上門當免費的女工，那她也就不客氣了。

「我會乖乖的。」許妍秋拍著胸口保證。

朱林桂枝懶得多言，指了指桌上的點心，「把這個送去給 703 房的客人。」

「有客人？」都已經過了旺季，現在也不是週末，竟然還會有客人！

朱林桂枝眯起眼睛，「妳那是什麼表情？」好像旅館有客人是稀奇的事。

許妍秋連忙搖頭，「沒有，送，當然送。」

許妍秋趕快端著餐點送過去，只是，送了兩次下來，發現客人都吃得很少。她問阿姨是不是煮得不合客人的口味，阿姨回答，客人說胃口不好，跟餐點無關。所以她大膽預測，吃不了多少，很少出房門，這個客人應該是來養病的。

不過，來養病應該會選高級一點的飯店，怎麼會來到這間開了二十幾年的民宿？不過話說回來，這裡雖然沒有富麗的裝潢，很清靜倒是真的。

這日，一如往常，許妍秋送早餐過去 703 房。

叩叩敲了兩聲門，沒聽到裡頭回應，她喊道：「先生，早餐我放在外面。」

正要把餐盒放在走廊的桌子上，門緩緩地被推開，出來的不是她想像中那種瘦弱蒼白，風一吹就倒的客人，而是一位會讓人移不開眼睛的男人。

銳利深邃的目光、高挺的鼻梁、稜角分明的線條，頎長挺拔的身形，根本就是個大帥哥，怎麼會是養病的病人呢！阿姨是不是騙她，怕她來騷擾人家才這麼說啊。

姚守謙看著眼睛瞪得大大，嘴巴也張得大大的許妍秋，疑惑地問：「妳沒事吧？」

他知道她，在她還沒有來之前，這兒很安靜，自從她來了之後就變得很熱鬧，常常聽到她跟老闆娘對話的聲音。

雖然聽不清楚她們在講什麼，但他可以感受到她十足的活力。她的聲音跟她的人一樣，充滿了陽光。

許妍秋傻住了，他看起來冷冷的、酷酷的，聲音卻如此低沉迷人，好聽極了。

「沒事。」回話的同時，她目光緊緊盯著眼前的俊容。

姚守謙輕輕地「嗯」了一聲後，伸手拿過她手上餐點，然後將門關上。

許妍秋靠得太近，差點就撞上門板，嚇得拍了拍胸口，隨後唇畔勾起一抹燦爛的笑容，沒想到這裡有帥哥，那她還要再多住一陣子。

自從看到 703 房的帥哥後，許妍秋便暗中觀察姚守謙，發現他不愛說話，為人冷淡但很客氣，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她多心，總覺得他看起來心事重重，很不快樂。

她猜測他可能是因為情傷才會來「有緣旅館」療傷，可是又覺得他的表情不像是失戀，也不像是失意。

她曾經向阿姨問過他為什麼住在這裡，阿姨要她別多管閒事，別把客人嚇跑了，可是她真的很好奇。

聽阿姨說他付了一年的費用，一年耶，到底是什麼樣的事情會讓他想遠離都市的塵囂，來到寧靜純樸的山區一整年？

坐在椅子上看書的姚守謙，敏銳地感受到兩道熱烈打量的目光。在有緣旅館裡，會用好奇的眼神放肆打量人，也唯有許妍秋這個好奇心重的女子。

他看得出來她想要瞭解他，所以每當她開口他就給她軟釘子碰，不讓她有機會詢問，卻沒想到她那麼有毅力，不管他對她多麼冷淡、給了她多少記白眼，她依舊可以當做什麼事都沒有發生，一看到他就露出燦爛如陽光的笑容。

俗話說得好，伸手不打笑臉人，這一招在他身上也一樣有用。

他抬頭，裝作不經意地望向許妍秋的方向，正好撞上兩道研究的目光。

手裡拿著水管澆水，實際上目光頻頻望向姚守謙的許妍秋，沒料到他的視線會突然射過來，心臟頓時漏跳了一拍，險些無法呼吸。

她一臉尷尬地對他笑了笑，趕緊假裝澆花。

姚守謙將她的狼狽、錯愕盡收眼底，沒說話，低頭繼續看書。

許妍秋見他再次看書的動作，暗鬆了口氣。明知道不該再看，視線還是不由自主地往他身上飄。

再次感受到打量的目光，姚守謙微抬起眼，淡淡地道：「妳的眼珠子快掉下來了。」

突如其來的一句話令許妍秋回過神來，尷尬地笑了笑後，回道：「我的眼珠子還好好的。」還可以看得到他。

姚守謙看著她笑咪咪的嬌容，不知道她是真的聽不懂暗示還是故意裝傻，依他的判斷，應該是後者。

「我不喜歡讓人家這樣看著。」他又不是動物園裡的動物，任人觀賞。

「可是美的事物人人都愛看，你長得這麼帥，要我不看你，好難。」她也很無奈，這件事又不能怪她。

姚守謙無言，確定溝通無效。難怪常常聽到朱林桂枝吼她，說她比石頭還要難溝通。

許妍秋覺得他今日心情似乎不錯，竟然會主動跟她說話，當下決定要趁這個難得的機會跟他做朋友，她放下水管，咚咚咚地跑到他身邊，不請自坐。

姚守謙沒料到她會有此動作，不過也不意外，她看起來就是那種很自來熟的女孩。

許妍秋笑嘻嘻地問：「你在看什麼書？我看你看得很認真。」

姚守謙望著她燦爛的笑容，一股疑惑自胸口湧起，不明白她為什麼可以笑得這麼開懷，彷彿天塌下來也不要緊。

真心的笑容對他而言是件很困難的事，他甚至找不到可以令他真正開心的事。

許妍秋見他不說話，又看不出他臉上的喜怒哀樂，便厚著臉皮道：「我也很喜歡看書，不管什麼類型的書都看，不過一本書至少也要看上一個月。我都有認真的看，就是雜事太多，記憶力不好，常常會忘記到底看到哪一頁。」

姚守謙還是不說話，心想：那是妳沒有認真看。

見他沒有趕她，臉上也沒有不耐煩，她又繼續道：「我討厭書有折痕，書籤又常常掉，你那麼喜歡看書，有沒有什麼好法子？」

望著她黑白分明的靈動眼眸，姚守謙心裡突然湧起羨慕，是什麼樣的環境，可以讓她仍保持著單純？不像他只會算計、陷害人，全身沾滿污垢，怎麼洗也洗不掉。

陽光，這個女孩子帶給他這樣的感覺，而他現在最不需要的就是陽光。

他突然起身。

許妍秋嚇了一跳，也跟著起身，訝異地問：「我吵到你了嗎？」

姚守謙本想回答是，但她眼中閃動著緊張的情緒讓他一時間說不出口，又不想違背自己的心意，只好邁步離開。

許妍秋看著他修長的背影，問道：「你要去哪裡？」

他腳步停頓了一下，語氣冷淡地回道：「回房睡覺。」末了，再次邁開腳步。

許妍秋看著他逐漸遠去的高大背影。她不是笨蛋，聽得出來他是希望她不要打擾他。她也想，可是他有股神祕的吸引力，讓人忍不住想要探索他。

不過，他應該沒有表面上那麼冷漠，要不然他其實可以叫她滾，可是他沒有，或者她可以厚臉皮的想，他並不討厭她。

她想，只要再加把勁，說不定他們就可以成為好朋友。

姚守謙發現今天耳朵很清靜，少了嘖嘖喳喳的聲音。

這幾天他把自己關在房裡，哪裡也不去，就連她叫他吃飯也假裝沒有聽見。他知道她沒有惡意，只是話比較多一點而已。

今日沒有聽到她的聲音，猜測她應該出去了，於是走出房門打算四處走走。只是，他沒有想到緣分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即使刻意閃避了，還是會碰見，而這回就算他想裝作沒見到她，轉身走人也無法，因為不能見死不救。

見她被一隻大狗追，他上前往野狗身上一踹，野狗大叫一聲，夾著尾巴逃了。

許妍秋見到救她的男人，感激到差點哭出來。

「謝謝。」她連聲道謝。如果不是他的話，她現在還在被野狗追呢。

姚守謙上上下下打量她，關心問：「有沒有哪裡受傷？」

她低頭瞧了瞧，「應該沒有。」被嚇到倒是真的。

應該？很不確定的答案。

「妳確定？」雖然朱林桂枝唸歸唸，但他聽得出來她很關心許妍秋，是個標準的刀子嘴豆腐心的長輩，她要是受傷了，她阿姨會擔心。

許妍秋訝異地瞪大眼睛，不敢相信地道：「你竟然會關心我！」敢情明天太陽要打西邊出來了？

姚守謙淡淡地看了她一眼，不答反道：「沒事就好。」

許妍秋見他要去，沒有多想，連忙伸手抓住他的衣袖，「我話還沒有說完。」他幹麼急著要走？

姚守謙一陣錯愕，視線慢慢地移到抓著他衣袖的小手，頭一回有人敢對他這樣子做。

在他震驚的目光注視下，許妍秋這才驚覺自己做了什麼，連忙鬆開手對著他傻笑。

姚守謙見她笑到嘴角都僵硬了，沒有追究，問道：「什麼話？」

許妍秋一臉茫然，「什麼？」

「妳剛才不是說，有話還沒有說完。」他提醒。

許妍秋恍然大悟，慎重交代，「你千萬不要跟阿姨說剛才發生的事情。」

「我沒那麼多話。」不是自己的事情，他才懶得管。

「一定不可以說，不然阿姨會把我趕回去的，雖然我們不是很熟，但勉強也可以算是朋友，你總不會希望看到我掛掉吧。」他應該沒那麼壞心吧。

姚守謙挑眉看著緊張兮兮的她，無法理解差點發生意外跟掛掉有什麼關係？照理而言，朱林桂枝應該會很擔心她才對。

許妍秋見他一副妳在說謊的表情，能夠理解他此刻一定認為她很誇張，哪有到掛掉的地步。「你不要不相信，我說的是事實，阿姨正苦無理由把我趕回家去，我不能讓她抓到小辮子。」一通電話就可以決定她的生死。

「不想回家？」這才是重點。

「對，家人給的壓力很大的，又不能拒絕，所以只好逃家了。」她已經不是小孩子，有自己的思想，但一遇到家裡的三巨頭也只能舉白旗投降。

姚守謙心頭一動。她說的一點也沒有錯，他就是因為家裡給的壓力太大才會出來散散心。

「妳的壓力來自妳的家人？」她也跟他一樣嗎？不過他猜，她應該是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，她看起來很天真，完全是那種不知愁滋味的少女。不像他，與家人的抗戰是為了生存。

他一直無法明白，家應該是避風港，為什麼會成為戰鬥的場所？就算想逃、想避卻還是捲入戰爭。就算大家再怎麼不快，還是親人，有必要你刺我一刀，我還你一劍嗎？

沒料到他會這麼問，許妍秋愣了一下，隨即點頭承認，「對。」

或許是覺得同病相憐，他決定幫她，「妳放心，我不會說的。」

「你保證？」她懷疑地看著他，不覺得他會幫忙。

「對。」語氣肯定。

許妍秋想了一下，伸出手，「打勾勾，蓋手印。」

姚守謙瞪著她伸來的手一會兒，才回過神來，「幼稚。」她簡直就跟小孩子一樣，天真又胡鬧。

許妍秋不理會他不屑的眼光，理所當然地道：「你說要給我保證的。」

「白紙黑字都可以反悔了，妳信這種保證？」會不會太愚蠢了？

「信。」她的語氣斬釘截鐵。

頭一回他有種想翻白眼的衝動，「妳會不會太孩子氣了點？」

許妍秋不贊同他的批評，認真道：「對於小孩子來說，這是很認真的承諾。」

姚守謙瞧她認真的態度，懶得跟她再說下去，伸出手跟她打勾勾、蓋手印。

許妍秋滿意地笑了，更加確定他沒有想像中那麼的冷漠。

許妍秋開心地做著清掃工作，腦海想著早上發生的事情。

沒想到姚守謙人還不錯，竟然會主動救她，而不是從旁邊經過，不理會她。

打勾勾這種事情，好啦，她承認自己有些孩子氣，甚至有種想跟他玩的念頭，就算他沒有跟她打勾勾也是在意料之中，卻沒想到他會答應。

其實他大可以不必理會她，轉身就走，可是最後他還是陪她一起幼稚。

「心情不錯嘛。」還會哼歌。

聽到阿姨的聲音，許妍秋抬頭，對朱林桂枝笑了笑，繼續擦桌子。

朱林桂枝打量她一會兒，直接問：「哪裡受傷？」看她活蹦亂跳的樣子不像是受傷，可老陳沒理由騙她。

許妍秋心頭一驚，笑容頓逝，連忙道：「沒有受傷。」

朱林桂枝瞪著一臉心虛的許妍秋，「妳再繼續說謊嘛。」每次她只要一說謊，眼神就會四處飄移。

許妍秋尷尬地笑了笑，心裡很不爽，姚守謙明明答應她不說的，還跟她打勾勾，誰知道竟然是假的，枉費她剛才還覺得他人很好。

她瞄了瞄板著一張臉的朱林桂枝，連忙丟下抹布，來到她身邊，挽著她的手臂，討好地道：「阿姨，我不是故意要騙妳，我知道妳會擔心我才這麼說的。」

朱林桂枝不相信，甩開她的手。

許妍秋見情形不太對，連忙伸出手跟腳，「妳看，沒什麼傷。」回到旅館後，她才發現有幾處因為跌倒而造成的擦傷，這種應該不叫傷吧。

朱林桂枝仔細地瞧她的手腳，越瞧臉色越難看，不快地道：「擦傷不叫傷？小傷口就不會感染？」她要是出了什麼事，她怎麼跟姊姊交代？

「我又沒有那麼脆弱。」許妍秋小小聲嘀咕。

朱林桂枝臉色更難看了，「許妍秋—」拉長了音。

許妍秋心頭一顫，「對不起，我知道錯了。」不管有理沒理，低頭認錯保准沒錯。

朱林桂枝看著她小學生般認錯的態度，心軟了，可又不想這麼輕易地放過她，「再有下次，妳就準備回去。」

「不會再有下次。」許妍秋連忙舉起手，做發誓狀。

「還有不准說謊。」如果老陳沒有告訴她，她一定不會說的。

「好。」許妍秋乖乖回應。

朱林桂枝見她柔順的態度，無奈地嘆了口氣，「過來。」

「去哪裡？」許妍秋警戒地看著一臉不爽的朱林桂枝。

這還要問？朱林桂枝沒好氣地道：「擦藥，女孩子家要是留下疤痕能看嗎？」

許妍秋識相地閉嘴，朱林桂枝說什麼，她就做什麼，只是心底忍不住好奇，試探地問：「阿姨，是誰告訴妳的？」

「重要嗎？」朱林桂枝抬頭，反問。

許妍秋嘴角僵硬地笑了笑，「好奇嘛。」

「該好奇的事不好奇，不該好奇的事頻頻追問，妳的腦子到底在想些什麼？」話說完，瞪了她一眼，繼續幫她擦藥。

許妍秋見她臉色不太好，不敢再多問下去，心裡想的是，姚守謙說話不算話。

許妍秋越想越不高興，明明答應她的事竟然反悔，枉她這麼信任姚守謙。

很想去找姚守謙問個清楚，又覺得這樣的舉動很奇怪，嚴格說起來他並沒有要幫她守住祕密的道理。只是不想守就不要答應她，答應她就該保密到底。

她顧著想事情，沒有發現朱林桂枝進來廚房又出去，直到如平地一聲雷的吼聲響起，才猛然回過神。

「妳在做什麼？」朱林桂枝氣呼呼道。

「我又做錯了什麼？」許妍秋一臉莫名，阿姨幹麼這麼生氣？頭頂簡直快要冒煙了。

朱林桂枝看著她一臉無辜的小臉，忍不住撫額，「妳沒有做錯，錯的人是我，不該讓妳留在這裡。」

有這麼嚴重嗎？許妍秋眼珠子一轉，露出討好的笑容，使出撒嬌的絕招，整個人湊了過去，「阿姨—」

「妳除了這一招，還會什麼？」偏偏遇到她撒嬌，她的心就軟了。

許妍秋笑得更甜了，「人家真的不知道嘛。」總要給她一個理由。

朱林桂枝無奈搖頭，「妳來我這裡前，到底有沒有把腦子帶出來？」

「妳明知道我不是妳，沒有那麼好的記憶力，妳就直接告訴我，給我一刀痛快嘛。」她懶得浪費腦力猜這種想不透的事。

朱林桂枝瞪了她一眼，指了指桌上的菜餚。  
許妍秋狐疑地吃了一口，倏地瞪大眼睛，連忙吐掉，「好鹹！」什麼時候放鹽的，她怎麼沒有印象？

「妳也知道鹹，我以為妳沒味覺了。」有緣的招牌都快被她砸掉了。

「幹麼講那麼難聽。」許妍秋應得好心虛，連忙倒杯水喝。

「我還想說妳的廚藝有進步了，客人竟然全部把菜都吃光。要不是我剛才吃了一口，還不知道妳犯這麼簡單的錯誤。」

許妍秋停止喝水，一臉詫異，「妳什麼時候端去的？」她竟然不知道。

朱林桂枝臉色難看到了極點，「妳剛才到底在做什麼？」她進來又出去，敢情都沒看到！

許妍秋不敢說剛才一直在想事情，只能無奈傻笑。

朱林桂枝越看越生氣，吼道：「妳是存心把我的客人都嚇跑嗎？」現在想想，難怪姚守謙吃了一口後，臉上會有古怪的表情。

「又沒什麼客人。」許妍秋小小聲道。

朱林桂枝耳尖地聽到了，「許妍秋，妳皮在癢了。」

許妍秋馬上露出甜甜的笑容，「我會去跟他道歉的，那個客人看起來還不錯，應該不會生氣的。」

朱林桂枝無奈搖頭，轉頭就走。

許妍秋見狀，連忙問：「阿姨，妳要去哪裡？」

「買雞，燉湯。」沒好氣回答。

「幹麼買雞？」許妍秋不解。冰箱裡面還有其他食材。

「道歉。」說完，轉身走人。

不敢應話，許妍秋只能摸摸鼻子。

她目光望向桌子上的菜餚，覺得奇怪，不好吃，姚守謙幹麼把菜全都吃光？

不過，他真的很奇怪，之前的飯菜都沒吃完，為什麼今天要把它全吃光，難道他喜歡重口味的食物？

不過，想想好像又不是，之前阿姨也有做重口味的菜餚，也沒見他吃光。他這個人還真是難以捉摸。

許妍秋端著雞湯來到 703 房，抬起手敲了兩下門。

原本阿姨是要親自來賠罪的，是她跟阿姨爭取了很久才能來的。

門一打開，姚守謙見是許妍秋，又見她手上端的雞湯，覺得奇怪。

許妍秋揚起微笑，「對不起。」她真心誠意地道歉。

姚守謙沒說話，看著她，不懂她在道哪門子的歉。

她的笑容浮上一抹尷尬，「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放那麼多鹽巴，真的沒有要整你的意思。」

姚守謙恍然大悟，原來是這件事。

她將雞湯往他面前送，「這是賠罪的，你放心，是我阿姨煮的，我阿姨燉的雞湯可是一絕。」

姚守謙拿起她手上的雞湯，轉身進入房間。

許妍秋遲疑了一下，跟著走進去。

姚守謙將雞湯放在桌子上後，轉身面對她，「麻煩請你跟老闆娘說，我沒有吃宵夜的習慣，以後不需要這麼麻煩。」

她點頭，「好。」

他見她還不走，又道：「我知道妳沒有要整我的意思。」

許妍秋瞪大眼睛，「你知道？你為什麼知道？」他是神嗎？

「因為妳不是陷害人的料。」這麼天真單純，沒被算計就不錯了，只要一算計，保准會被看破手腳。

許妍秋皺了皺鼻，她該高興嗎？為什麼有一種被看不起的感觉？

「我看起來很笨嗎？」雖然不是拿獎學金的，但好歹也是中上程度。

「只是單純而已。」很容易相信人，很容易對人付出真心，完全不怕受傷。他不懂，她為什麼可以活得這麼簡單，讓他羨慕不已。

「笨的另外一個解釋也可以叫做單純。」只是比較好聽，本質還是一樣的。

「如果妳要這麼想，我也無話可說。」他沒必要浪費時間，解釋這種字面上的意思。

許妍秋瞧了某人面無表情的俊容一會兒，問出心中的疑惑，「你不生氣了？」他看起來沒有生氣，可誰知道是不是氣在心裡。

「嗯。」本來就沒有生氣，不知道她哪隻眼睛看到他在生氣。

「可是感覺起來，你還在生氣。」她提出疑問，他一點笑容也沒有。

「沒有。」他否認。

許妍秋一臉質疑，「是嗎？」

姚守謙不理會她的打量。

她想了一下，突然道：「如果你沒有生氣，陪我聊天。」

姚守謙揚起眉，下了評論，「這是處罰吧。」

許妍秋立即伸手指著他，「你看你看，還說沒有生氣，明明就有。」一副被她抓到的表情。

姚守謙突然有一種有理說不清的感覺。

見他一臉無奈，她不理會，問道：「那麼鹹，你幹麼吃光？」別跟她說是不想浪費食物。

「剛好肚子餓了。」淡淡回答。

許妍秋不相信，有緣旅館又不是位在荒僻之處，不想吃，騎腳踏車不用二十分鐘就可以找到便利商店，幹麼委屈自己？

「是嗎？」語氣充滿懷疑。

「不然妳認為是什麼？」他將問題拋給她。

許妍秋想了想，作出結論，「怕我被罵？」這個理由連她都覺得很厚臉皮，可是又想不出其他的。



姚守謙看著她，「妳的臉皮還真厚，一點也不會覺得不好意思。」話雖如此，她猜對了，可這種話不可能在她面前說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。

他看得出來這個女孩子對他除了好奇，還有好感。他是來度假放鬆心情的，不想有什麼豔遇。

「很難猜嘛。」她說的是實話。

姚守謙不置一詞。

許妍秋見他又不說話了，突然問：「你為什麼會來這裡，還住在這裡這麼久？算了，反正你也不會回答，我純粹好玩問問看。我就很可憐了，一畢業就被家裡的人逼著去相親，所以只好躲到這裡來。」

相親？這麼沒定性就結婚，可憐的將會是她的老公。

像是想到什麼，她問：「你是做什麼的？」看不出他有什麼特別的喜好。

姚守謙遲疑了一會才開口，「做我不愛做的工作。」他真的很想離開姚家，自己到外面闖闖，偏偏母親不肯放手，堅持要在姚家爭一席之地。坦白說，爭那麼久了還是得不到想要的，就應該認賠放棄。

「你是被逼著做不喜歡的工作？」應該是的，瞧他一說到工作，眉頭就皺了起來。

「生存跟喜歡是兩回事。」他只能被迫選擇前者。

「你的工作讓你很不快樂。」她語氣肯定。

「對。」如果可以，他真的很想永遠的離開姚家。

「為什麼不換工作？」不喜歡換掉就好了，何必執著。

為什麼？瞧她說得好輕易。工作可以選，父母卻無從選擇。

雖然他不說話，她還是可以感受到他的無奈，「薪水是不是很高，所以捨不得換掉？」話問出口後，她覺得自己問了一個笨問題，他看起來不像很缺錢的樣子。

姚守謙苦笑，若單單以金錢來論，這份薪水跟花的時間來換算，根本就不值得。

許妍秋把他的沉默當做是默認了，「薪水再多，人不開心也是沒有用的。」

「我想換工作，可是現實不允許。」話出口後，他嚇了一跳，自己怎麼會跟她說出心裡話。

「你該不會是在家裡工作吧？」所以才會這麼的無奈。

姚守謙訝異她敏捷的心思，看來她也沒有很笨。

許妍秋見他訝異的表情，心中已經明白，「我猜對了？」

在她熱情關懷的注視下，他點了點頭。

「如果是家裡的工作，的確是麻煩了一點，不過只要有心，一定可以離開的。」他看起來那麼聰明，一定可以想到辦法，不像她，除了閃躲還是閃躲。

姚守謙揚起一抹苦笑，如果事情有那麼好解決就好了，光是母親那關就過不去。

許妍秋看著他，不知道為什麼有一種想要拉著他的臉頰，要他笑開心一點的衝動，想歸想，她可不敢這麼做。「只要你覺得可以解決就一定可以解決，人要有信念。」

姚守謙不自覺地揚起笑容。如果他可以像她這麼單純，不知道該有多好。

許妍秋愣愣地看著他，脫口而出道：「你笑起來好好看。」

姚守謙微愕地看著她一臉驚嘆的小臉。

「再笑一下，真的很好看。」她合掌要求。

姚守謙懶得理會她，拿起湯匙喝雞湯。

許妍秋瞧他不用她，嚷嚷道：「幹麼那麼小氣，賞個笑容嘛。」

姚守謙瞥了她一臉哀求的表情，不知道為什麼有股想笑的衝動，可他故意板著臉繼續喝雞湯，完全不理會她的哇哇叫。

## 第 2 章

如同往常，姚守謙固定在下午三點出現在種植花草的庭園看書，直到太陽下山才進房間，只是這樣的生活，自從許妍秋來了以後便有所改變。

如果他沒有記錯，好像是第一次主動跟她說話開始，她就會不時出現在他的身邊。

一開始是澆水，後來是整理花草。

他原本也沒有多注意，直到有一回聽到朱林桂枝在罵她，說庭院裡的花草越來越矮，葉子也越來越少，不准她再過去修剪，他才發現果真如朱林桂枝所言，原本生機盎然的庭院突然變得空蕩蕩的。

而許妍秋的回答也堪稱一絕，說那叫藝術，說朱林桂枝不懂得她藝術的美感，想當然耳，又挨了一頓的罵。

他想，他也不懂得她的審美觀，只覺得原本盎然的花草變得很迷你。

之後，他就注意到她不時的出現，雖然不會過來吵他，但是她的目光頻頻往他這邊望，時間一久，讓他不禁懷疑她口中的藝術跟澆水一樣，別有目的。

在旁修剪花草的許妍秋目光三不五時地瞥向正盯著遠方看的男人，他沉靜的樣子充滿了賞心悅目的美，讓人無法移開視線。

怪了，他在看什麼？

越好奇，就越想跟他說話，最後她下定決心鼓起勇氣舉步來到他面前，見他似乎沒有發現她，便以輕快的語氣打招呼，「嗨。」

姚守謙沒有任何反應，他早就發現她看他很久了，也知道她終有一天會自動靠過來，她不是一個有耐心的人。

見他不回答，氣氛有些尷尬，她厚著臉皮道：「今天不看書？」講了一個連自己都覺得是廢話的開場白。

姚守謙淡淡地回應，「嗯。」

許妍秋不得不說，帥哥就算發呆畫面還是養眼，只是她有更想做的事。

許妍秋笑嘻嘻地邀道：「我們去騎腳踏車好不好？」

「不好。」他一口回絕，沒料到她會主動邀約。

早料到會拒絕，許妍秋沒有感到失望，臉上的笑容更甜了，「為什麼？」

姚守謙轉頭望著那張笑臉，突然有一種長期生活在黑暗之中，乍見光亮的感覺，心頭莫名一盪漾，淡淡地道：「沒興趣。」轉回去繼續盯著那些很迷你的花草。

許妍秋收起笑臉，直勾勾地盯著他看。

好半天沒聽到聲音，他再次轉頭，對上一雙研究專注的大眼，令他頗不自在。不自覺地握起拳頭，這個女孩子竟然可以影響到他！

許妍秋不死心，繼續道：「今天天氣很好，很適合出去走走，藍天白雲綠地，多麼美好的風景，走啦，我們去騎腳踏車運動一下。」

姚守謙心知她向來沒有達成目的絕不罷休，光看她和老闆娘的互動就知道。

「我喜歡安靜。」他只想將煩躁、不甘的仇恨心情沉澱下來。

「騎腳踏車也可以很安靜。」她又不會一直跟他說話。

「妳會安靜嗎？」他直接問。

「會。」快速回答。

姚守謙不相信她的話，「我不相信妳的保證。」

「我真的會很安靜的。」她只差沒有舉手發誓。

她敢說，他還不敢聽，他就曾經親眼看過，為了同樣一件事情，她可以跟老闆娘一再保證，然後又一再犯錯。雖然不是什麼大事，但這種耍賴的態度最不可取。

「真的會安靜？」他語氣裡充滿疑問。

許妍秋聽出他的懷疑，有些傷心，她就這麼不值得被信任嗎？

「真的。」只要他相信她一次，就知道她不會說謊的。

姚守謙本想回說不相信，但看到她可憐兮兮的表情，心竟然莫名地軟了，拒絕的話怎麼也說不出口，也發現為什麼老闆娘總拿她沒轍。

明明就該拒絕，不該有任何遲疑，可她的表情莫名讓人家覺得拒絕她就像是犯了什麼錯。

他暗暗地吸了一口氣，壓下任何不該有的憐惜情緒，給了回答，「不想。」拿起一直被她擱在椅子上的書，打開來看，他敢說如果他再繼續看著她的臉，真的會答應她的邀請。

明明她就不是楚楚可憐的料，能引發旁人的憐惜，可她無辜的表情就是有本事讓人引發愧疚之心。

許妍秋不在乎他的拒絕，乾脆直接坐到他身邊盯著他看。

姚守謙繼續看書，假裝不知道她在他身邊，然而不知道是她太厲害了，還是他的自制力退步了，總之他先有了動作。

他闔上書，轉頭看她，嚴肅地道：「妳不覺得妳現在這樣子很沒有禮貌嗎？」

許妍秋一臉無辜，「誰要你長得這麼帥，我的眼睛就會不由自主的看著你。」

姚守謙無奈地暗嘆口氣，只能說敗給她了，「妳講這話都不會不好意思嗎？」他懷疑她到底知不知道矜持兩個字怎麼寫。

「我講的是實話，做人要誠實。」她理所當然地反駁。

姚守謙只能舉雙手投降，她除了臉皮厚以外，根本就不知道拒絕是何物。

許妍秋見他不說話，一臉無奈的樣子，心頭竊喜，至少他對她的邀請有一點點反應，不全然是無動於衷，看來只要加把勁就可以說服他。

她露出一個大大的笑容，「你一天到晚待在房裡，不會覺得悶嗎？」

「不會。」當初之所以會選擇有緣旅館就是看中它不會舉辦活動，來這兒完全是休息。雖然其他家飯店所辦的活動他可以拒絕參加，但就是懶得浪費唇舌。

「可是我覺得會。」她覺得不出門都待在房間裡，會發霉的。

「這不關你的事。」她真的很雞婆，只要他有付錢、不帶給旅館麻煩，她管他要怎麼做。

許妍秋連忙搖頭，嚴肅道：「你錯了，這跟我們有緣旅館有很大的關係。」

姚守謙好奇地挑了下眉，想聽聽她的說法，「是嗎？」

她重重地點頭，「所謂的度假就是要讓心情愉快，客人開心，那麼下一次他就會選擇有緣旅館。如果你的心情沒有變好，那是不是代表以後不會再回來了？」

姚守謙聽著她似是而非的歪理，覺得好笑，「我不想玩樂，只想安靜，都沒有聲音也可以。」

他的話解答她一直以來的疑問，只是有時候一個人靜靜並不能夠完全將心胸打開，他給她的感覺是他將自己困在一個框框裡面，並沒有釋放心中的鬱悶，就好像是表面的傷口好了，其實底下還在化膿。

「你說的很有道理，不過……」頓了一下，狐疑地瞄了瞄他一會兒，「你一直拒絕，該不會是不會騎吧？」她使出激將法。

姚守謙眯起眼，明知道這是激將法，心裡竟然有一些在意。

許妍秋不理會他不滿的瞪視，露出大大的笑容，「不會沒關係，我可以教你，很簡單的。」

姚守謙打量她笑得很甜的嬌容，若由她來教的話，那他的技術恐怕會很不好。不過見她這麼有誠意的分上，就如她一次意。

「走吧。」出去外面走走也好，來這裡也有一段時間了，他很少出去走走，就算出去也走不遠，上次才走沒多遠就碰見她。

「你願意？」許妍秋不敢相信地瞪大眼睛，還以為要再多費唇舌才能說服他。

「那算了。」他作勢要繼續看書。

許妍秋跳起來，連忙拉住他，「走啦，不要再看了。」

姚守謙不由得勾起嘴角，她真的很好騙。

許妍秋本來要教姚守謙騎腳踏車，卻發現他的技術不知道比她好上幾倍。

他越騎越快讓她在後面猛追，直到再也追不上了，她大喊，「休息一下好不好？」

姚守謙停了下來，許妍秋停好腳踏車後，快步走到他身邊，訝異道：「沒想到你的技術不錯。」

姚守謙沒說話，面對山谷。

許妍秋看著他，眼珠子一轉，舉起手，做喇叭狀，對著山谷大喊大叫起來。

沒料到她突然有這種舉止，他嚇了一跳。

她喊完後，別過臉看著他，「你怎麼不叫？」

「很無聊。」簡直可以說是愚蠢。

「怎麼會？你不覺得回音聽起來很好聽？」她倒是很喜歡這種感覺。

「應該是可怕。」這麼多道聲音回到耳中，只覺得很吵。

「快點啦。」她催促，「還是你的肺活量不足？一定是，不然怎麼要我三催四請的？你這樣不行，體力太差了。」

姚守謙見她搖頭晃腦，煞有其事的樣子，無奈搖頭。

許妍秋見他不行動，故意道：「看來我每天都要叫你出來騎腳踏車，增加肺活量，你就是運動太少。」

想像她每天纏著他的畫面，姚守謙有些頭疼，基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他順從她的意思，大喊一聲。

許妍秋不滿意，「太小聲了，要使勁力氣的叫出來，快點。」見他沒反應，推了推他的肩膀。

她突如其來的動作令他錯愕，沒有人敢對他這樣子動手動腳，不過倒也符合她的風格。

他勉為其難再次大叫一聲。

她滿意地點點頭，「比剛剛還好，再來。」

「還來！」給她一次面子就拿喬了！

「你只是比剛剛好一點而已，快喊啊。」她再次催促。

姚守謙瞧了她一眼，再次喊了數聲，反覆數次，直到她滿意。

許妍秋滿意微笑，「心情有沒有舒服一點？」

姚守謙愣了一下，突然明白她的用意，心頭一動，「為什麼？」他的心情好壞與她無關，她為什麼這麼在意？

「因為你看起來很不快樂，我希望你快樂一點。」這麼帥的臉蛋上沒有任何笑容，真的太可惜了。

她希望他快樂？從來沒有人這樣對待他，姚家的人對他除了要求還是要求。

「我已經付了一年的錢，就算住不滿一年也不會討回來的。」當初就簽好的合約，不會看女流之輩好欺負就毀約，況且他本就沒打算在這裡住滿一年。

「我知道。」這個阿姨有告訴她，所以要她別去吵人家。

「所以妳不用費心留我這個客人。」她根本不用花心思在他的身上。

許妍秋一臉苦惱，「我的態度有那麼不明顯，你看不出來我對你有意思？」

姚守謙差點被自己的口水嗆到，他剛才被示愛了嗎？

「妳、妳膽子還真大。」他頭一回結巴。

「想要幸福，膽量當然要大一點。」膽小只會讓幸福不見。

姚守謙不知道該驚訝還是羨慕，幸福這種東西，他想都不敢想。

許妍秋見他不說話，知道他被她剛才的言論嚇傻了。

她彎起一抹微笑，半真半假道：「我的演技不錯吧？可不可以去當演員？」

其實嚴格說起來，她對他一見鍾情，之後因為好奇才會想要認識他，可是又不敢太過主動，怕會嚇著他。再說她是女孩子，就算再怎麼主動也該保留一點點矜持。

姚守謙愣了一愣，她剛才真的是在演戲嗎？如果是的話，只能說她的演技真的不錯，他險些被她騙了。

「一個女孩子家不要隨便對陌生男子示愛，要是當真了，妳連怎麼死的都不知道。」要是遇到壞心眼的男孩子，看她怎麼辦。

許妍秋不苟同地搖了搖頭，「你不是陌生男子，我知道你的名字，再說我要演戲也會看人，我沒那麼笨好不好。」

姚守謙笑了笑，她看起來就是很好拐。

許妍秋對他不屑的笑容很有意見，「你不相信？」

他毫不客氣地道：「有些人天生就是適合被保護，如同妳。」

許妍秋雙手抱住頭，叫道：「天哪！你講話跟我哥哥好像，我還不想嫁人。」

姚守謙忍不住微笑，「妳的家人很有遠見。」

她猛搖頭，「不聽不聽，我不要嫁人。」

姚守謙看她抗拒的樣子，嘴角的笑痕更深，原來逼婚是她的死穴，那以後他就知道要怎麼對付她了。

「相親是不錯的選擇。」像她這麼可愛，應該很容易嫁掉。

許妍秋眼睛瞪得更大了，「叫你不要說你還說！」

看她氣呼呼的樣子，他忍不住想逗她，「我不想聽妳說話，妳不也是繼續說。」

許妍秋沒有生氣或是尷尬，反而好奇地問：「我聲音有這麼難聽嗎？應該不至於到噪音的地步吧。」

姚守謙有些無奈，她還是不懂他的意思，「妳聽話都不聽重點嗎？」

「聲音好不好聽很重要，長得普通，連聲音都難聽，那就一點吸引力也沒有了，很慘的。」

瞧她瞪大眼睛，鼓起雙頰，模樣滑稽，姚守謙忍不住揚起笑意。

許妍秋見他嘴角微微揚起，更加賣力裝可憐，「你還沒回答我，是不是真的很難聽？」

瞧她一副快哭的樣子，姚守謙於心不忍，「沒有。」

「真的？」她語氣質疑。

「真的。」他語氣肯定。

許妍秋不相信，「那你拿出你的誠意。」

姚守謙覺得可笑，「為什麼？」

「所以真的很難聽。」執著在這一點。

姚守謙覺得敗給她了，「妳希望我怎麼做？」

她偏了偏頭，「向山谷大喊『許妍秋，妳的聲音很好聽』。」

「妳要我做這種蠢事？！」會不會太為難人。

「怎麼會，快呀，喊大聲一點，不然要重來一次。」她一臉興致勃勃。

姚守謙無奈地大喊，幸好這邊沒有熟人，不然他的臉皮要往哪裡放？

許妍秋聽到山谷傳來的回聲，臉上的笑意更甜了，更加肯定他只是一個外冷內熱的人。

姚守謙扭過頭，恰好對上她燦爛的笑顏，心情竟然莫名開心了起來，突然間有一股偶爾這樣子出來跟她走走也不錯的想法。

有一必有二，有二必有三。

姚守謙一點也不意外，被許妍秋拉出去一次後，接下來她會天天用不同的理由拉他出去騎腳踏車。

明明可以拒絕的，但是她那一句希望他快樂的話，一直在他腦海裡盤旋不去。

單純的心思、單純的願望，叫他如何拒絕？老實說，他喜歡她這種不帶任何利益的關懷，就只是單純的關心。

他瞄了一下腕錶，她今天遲了十五分鐘還沒有出現，發生什麼事了嗎？

腦海一閃過這個念頭，突然覺得不對勁，他竟然會注意到她出現的時間，習慣果然是可怕的。

正想著，咚咚咚的聲音由遠而近傳來，他不用抬頭也知道是她來了。她就像是一隻不得閒的小麻雀，愛說話又愛跑，像是有用不完的精力。

許妍秋跑到他面前，笑嘻嘻地道：「不好意思，我來晚了。」

姚守謙抬頭看了笑意盈盈的她一眼，然後低頭繼續看書。

「你不奇怪我今天為什麼會遲到嗎？」好歹他們也一同騎腳踏車半個月了，就算原本不熟，現在也混熟了。

「耳根子難得可以清靜，幹麼好奇？」他言不由衷地道。

她嘟了嘟嘴，「真無情。」

姚守謙不用看也可以勾勒出她嘟著嘴的表情，她就像是個小孩子，脾氣來得快，去得也快。

許妍秋早已經習慣他這種就算天塌下來也不關他事的態度，「不要看了，再看就來不及了。」

他闔上書，抬起頭，「今天又要去哪裡了？」一天到晚往外跑，她都不嫌累嗎？有時候他真的很好奇，她用不完的精力是從何而來？

「我們今天不是要出去玩，是要去幫忙的。」她揚起一抹賊兮兮的笑容。

姚守謙眯了眯眼，「幫忙？」她的表情不太對勁。

「對。」她抓住他的手，「走啦，別拖拖拖拉拉的，又不是娘兒們。」

姚守謙正想叫她走慢一點免得跌倒，誰知道話未出，她已經因為走得太快，腳下一拐差點跌倒，他連忙伸手抱住她。

本以為會跌個淒慘的許妍秋，沒料到他會抱住她，嚇了一跳。等冷靜下來才發現，他的懷抱好溫暖，他身上傳來的味道好好聞。

姚守謙瞧她呆呆的表情，以為她嚇到了，「沒事吧？」

她搖頭，笑得很開心。

「妳真的沒事？」她的笑容很奇怪。

「沒事。」就算有事，也因為他的英雄救美，全沒事了。

「妳笑得很開心。」他直接提出疑問。

「那是因為我沒有想到這種偶像劇劇情會發生在我身上，好浪漫。」她雙手捧住臉頰，笑眯了眼。

姚守謙有種哭笑不得的感覺。

「你的懷抱很溫暖，我剛才的心跳加速了。」通常下一個動作就是親吻了，可惜他們還沒有到達那種地步。

她說得很坦蕩，姚守謙的臉卻紅了，暗暗吞了口口水，轉移話題，「妳剛才不是說要幫忙？」

「對對對，瞧我這個記性，我差點忘了。」她抬手敲了敲自己的腦袋。

對於她的迷糊，姚守謙有種無語問蒼天的感覺。

許妍秋拉著他往外跑，當他們來到目的地時，姚守謙傻眼了，看著一排排等著量血壓的人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她拉他過來這裡做什麼？

「做義工。」她的語氣理所當然。

「妳要我做義工？」語氣不敢相信，他從來沒做過這種事情。

她點頭，「休息歸休息，還是要接觸人群。」

他不贊同，「我不想。」

料到他會這麼說，她早就想好說服他的話，「你再繼續待在裡面，會有憂鬱症的。」

「小姐，我是來休息的。」他是來讓自己放鬆，不是讓自己更緊繃。

「偶爾也該體驗一下不一樣的生活。」不理會他不以為然的表情，繼續道：「你一定沒有做過這種事吧？人生就是要多一些體驗。」

姚守謙有種想翻白眼的衝動，「沒想到妳還會說出這麼有道理的話。」

「不要把我當成小孩子。」見他還站著，她推了推他肩膀，「別杵著不動，快幫忙。」

姚守謙本想不理她，轉身就走，但是看到她興致勃勃的樣子，腳步竟然跨不出去。

許妍秋見他還是一動也不動，轉頭喊道：「快點。」

見她忙得很開心，姚守謙遲疑了一下，心想，既然來了，那就只能幫忙了。

他無奈地走到她身旁，聽著她的指揮做事。

忙了一整個下午，吃了一頓免費的午餐，手裡拿著主辦單位給的飲料，姚守謙雖然一開始很無奈，有種當苦力的感覺，不過後來倒覺得偶爾出來活動一下，還能幫助人也不錯。

許妍秋拆開一包餅乾，笑嘻嘻地問：「要吃嗎？」

「妳沒有吃飽？」他剛才就坐在她身邊，她吃了多少東西他看得一清二楚，沒想到她的食量這麼大。

許妍秋空出一手摸了摸肚皮，「做了太多事，消耗太多熱量，所以又餓了。」

「妳以後一定要挑個有錢的老公，免得養不起妳。」他忍不住調侃。



「不過就吃個餅乾而已，哪裡會養不起我。還有，其實我已經慢慢在看工作了。」她沒打算在家當伸手牌，只是需要點時間來思考未來的路。

姚守謙有些錯愕，如果她去工作，就不會再繼續待在這裡了。

應該高興的，少了一隻麻雀在旁邊嘰嘰喳喳，他又可以恢復之前寧靜的生活，可不知道為什麼，他的心莫名沉重起來，竟然還有一絲絲的不捨。

其實大多數時候都是她在講話，他偶爾才會搭理她幾句，可僅只是如此，只要一想到她不在了，他的心就好像被挖空了般。

「履歷表寄出去了嗎？」話問出口以後，他有些驚訝，這是她的私事，他不該過問的。

「還沒有。」吃了一口餅乾，像是想到什麼，她笑問：「是不是開始覺得沒有我在的日子會很無聊？」

姚守謙賞給她一記白眼，「妳非得往自己的臉上貼金嗎？」

許妍秋撇了撇嘴，「無情的傢伙，枉費我對你那麼好。」

姚守謙嗤之以鼻，「是啊，對我很好，好到叫我當苦力。」他故意這麼說。

許妍秋不認同他的話，「我也有拿東西。」

「都挑輕的拿。」他無意跟她計較這種小事，況且男人拿重物是正常的，只是忍不住想跟她抬槓。

「你是男人，計較這麼多會不會太小氣了點？」若不是親耳聽到，真不敢相信他會這麼計較。

「男女平等，同工同酬。」淡淡地反駁回去。

「男女本身就不平等，不同工也不同酬。」不理會他的白眼，她再次吃了一口餅乾後，拿起一塊遞到他唇邊，「挺好吃的，吃吃看。」

姚守謙覺得她這樣的舉動有些不適宜，可是看她只是單純想分享食物而已，反倒是自己，想到不該想的事.....

暗暗吸了一口氣，他大方吃下她遞來的餅乾。

「好吃嗎？」她一臉好奇。

「很特別。」值得她大驚小怪嗎？

「好吃就大方的說出來，你這樣子很彆扭。」他比女孩子還不大方。

「就只是尋常的餅乾而已。」哪像她，好像一副沒吃過的樣子。

「這不同的，這是別人的心意，所以我要用感恩的心來吃它。」餅乾隨時買得到，心意可不行。

姚守謙覺得她真好收買，不過，或許就是因為她這麼單純，生活才會這麼快樂。

慾望越大，只會越不快樂。

許妍秋再餵他吃一塊餅乾，「好玩吧。」

「一點也不好玩。」倒是她樂在其中，她似乎可以很快的跟陌生人打成一片，不管男女老少。

「好玩就說好玩，幹麼一副酷樣。」坦白說，她真的很意外，他對待老人很有耐心，不會板著臉或者轉身就走。

姚守謙看著她閃閃發亮的眼眸，猜測出她在想什麼，不客氣地道：「妳別以為我不知道妳在打什麼主意，就這麼一次而已。」

許妍秋一點也不覺得有被看透的尷尬，大方地道：「被你發現了。」

她的心事都寫在臉上，不用費心猜測，「笑容收一點。」她絕對不能做壞事，不然很快就會被發現，連演戲都不會。

許妍秋閉起嘴巴，嘴角還是止不住地往上揚。

姚守謙瞧她眼珠子轉呀轉的，一副得意的樣子，無奈搖頭，「許妍秋—」忍不住拉長音。

許妍秋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，「拜託，你不要學我阿姨好不好？很可怕的。」

瞧她打冷顫的樣子，他忍住笑意，故作嚴肅地道：「看妳的表現。」

許妍秋皺了皺眉頭，「這句話好熟悉，阿姨好像有講過。」

瞧她苦惱的樣子，他反而想笑，「可見得妳的表現有多麼不好。」

她連忙反駁，「哪有，我很乖的。」

姚守謙不理會她，繼續往前走。

許妍秋快步跟上，拿了一塊餅乾繼續餵他，渾然不覺她此刻的動作有多麼的親密。

我吃一口，餵你一塊的，很快地許妍秋手上的餅乾全部都吃完了。

「沒了。」她笑嘻嘻地道。

姚守謙看著空袋子，有些訝異，一邊走路一邊吃東西，這是他以前從未想過的事情，然而他竟然在不知不覺中做了。

該說這個女孩的魅力驚人，還是他變了？

望著她滿足的笑靨，胸口湧起不解、好奇跟羨慕，就只是一包零食而已，她竟然可以如此的開心，她的願望怎麼這麼小？

「妳的食量還真大。」他忍不住調侃。

「你很賊，明明也有吃，全都推給我會不會太過分了點。」她反駁回去。

「我只是實話實說。」她可是拆了一包又一包。

許妍秋還想再說什麼，突然覺得有兩道憤怒的目光瞪著她，扭頭望去，只見朱林桂枝正雙手叉腰瞪著他們。

「阿姨，我們回來了。」她笑嘻嘻地湊上去。

「我有眼睛。」話說同時，朱林桂枝瞧了姚守謙一眼。

姚守謙倒是有點錯愕朱林桂枝眼神中的防備與不快，活似他做了什麼天理不容的事。

許妍秋敏銳地感覺到朱林桂枝不高興的情緒，疑惑湧上心頭，「我們是去做義工，不是出去玩的。」

「做義工是好事。」朱林桂枝頓了一頓，「不過妳也太晚回來了。」重點是，跟一個男人出去，這麼晚才回來，孤男寡女的，誰知道半路上會發生什麼事。

「我又不是一個人，有守謙在，不會有事的。」許妍秋笑嘻嘻地道。

「守謙？」朱林桂枝拉長了音。出去一趟後，竟然可以叫名字了？

「我們成為了好朋友，你說對不對？」許妍秋轉頭問姚守謙。

朱林桂枝臉色更難看了。

姚守謙這回明白朱林桂枝在不高興什麼了，只能說許妍秋的神經很大條。

「老闆娘，抱歉，我們應該先打通電話回來的。」他能夠理解朱林桂枝不爽跟擔心的原因，畢竟他是個男人。

朱林桂枝扯了扯嘴角，意有所指地道：「這裡跟都市比起來，算是偏僻的地方，還是要小心安危。」

姚守謙聽出她話中的意思，她口中的安危指的是他，「老闆娘，我明白。」

朱林桂枝點了個頭，算他上道。

許妍秋不明白他們在講什麼，只想到另外一件事，「守謙，我們是朋友了，你不應該叫什麼老闆娘，要叫阿姨。」轉過頭，笑問：「阿姨，妳說是吧。」

朱林桂枝微笑，「如果姚先生不嫌棄的話。」當著外人的面前這麼說，她能說不行嗎？

「守謙，記得以後不要再叫老闆娘了。」許妍秋笑咪咪地交代。

姚守謙沒回答，扯了扯嘴角。

朱林桂枝也懶得計較稱謂的事，緩了緩臉色，「我燉了雞湯，快進來吃吧。」

許妍秋眼睛亮了起來，挽著朱林桂枝的手臂，「阿姨，我就知道妳對我最好了，妳要慰勞我當義工的辛苦，對不對？」

朱林桂枝無奈地看了她一眼。

「有雞湯喝了，守謙，你要多喝一點。」許妍秋轉頭交代。

姚守謙微笑點頭。